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带布袋的母亲

邹娟娟

天空澄澈,云丝遁迹,半开的车窗渗进树和花的气息,风若隐若现。故乡,就在前方!

母亲打电话催我回来拿蔬果鱼虾,当我到达时,她正在庭院里忙碌。走廊上铺满红紫绿,整整好几堆。母亲向来大方,自家闺女更是倾其所有。母亲的头发粘连成块,汗如雨滴,手上一刻不歇,拿方便袋,倒竹篮,择择拣拣,把大堆简化为小堆。

我快步走上去,让母亲停下歇歇。她把最后一堆挑拣装袋,才起身休息。就在母亲走动时,我看到了她腰间拴着一个红色布袋。是好看的红色,如同氤氲的桃花,有三四个手掌大,外面缝着的小兜和系的带子都是同色系。“妈,为什么要在腰间绑个布袋?天这么热,不难受啊。”我禁不住问。“不是所有衣服都有口袋,带着它,方便。”母亲笑道,随手扯了扯布袋,从里面掏出几颗红果子递给我,“吃吧!早上在路边刚摘的,可甜了。”

母亲在我吃果子时,讲起了她的布袋。这布袋时鼓时瘪,时方时圆,根据季节和需求变化。当然,款式和颜色不止一种。她还有圆形、半圆形、长条形的,有花色的,有淡雅的,有防水的,有纯棉的。母亲说,若是下地干活,蛇皮袋对折,一剪,塑胶丝穿洞而过,即成。里面放花生种玉米种大豆种之类,不多放,差不多装田头到田尾长短的种量。

这样的袋子最简陋质朴,与我记忆中母亲在田间播种的身

“走四方,路迢迢,水长长,一村又一庄,看斜阳,落下去,又回头,岁月长又长……”每次我一个人走在他乡的路上总喜欢哼唱这首歌。

我在南方小镇上打工,每天匆匆忙忙,上班的地方离租房有二十多公里。前年求爷爷告奶奶,才算把孩子转学到身边,为了孩子健康成长,我觉得自己辛苦点没啥,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。

说起一家人,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老家的母亲。自从我们结婚后,一直在外奔波,一眨眼就过了十几年,母亲养大了我和弟弟妹妹,又带大了孙子,却好像成了外人。我每次想到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,心情都很沉重。我站在江南的土地上,看春暖花开,油菜花遍地金黄,麦苗茁壮生长,不由得望向北方,我仿佛看到母亲还在地里匆忙,母亲还在村口守望,母亲的两鬓斑白,步履蹒跚,提着水桶走向菜园,那片绿叶露出微笑,母亲也笑了。

我每天上班要路过敬老院,我会放慢脚步,看着他们,有的人在马路边等公交车,有的人在院子里散步,有的人在聊天,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,我以前想象着夕阳西下,几个老人坐在小河边的草地上,或垂钓,或聊天,或看夕阳落山,感觉那是很美的画

影重叠。是的,我的母亲从不会空手下地干活。竹篮、水桶、镰刀、锄头等,标配般带着。露水沾叶的早晨,炊烟袅袅的中午,月光倾洒的夜晚,母亲带回一窝野鸡蛋,几枚果子,或是几根甜秆儿,一堆玉米。土地是宝藏,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我们总是围着母亲,翻她带回的“宝贝”。那时,能藏宝贝的是宽口的大家伙,不像眼前的布袋,隐匿,别致。

哦!若是母亲从前就有这样的袋子,那定是件极有趣的事。我站在庭院中的枇杷树下,把母亲的袋子绑在自己腰间。软软的布料很服帖,手放进去,捏住两边,绷得紧紧的。阳光从树缝中渗进,落在我的布袋上,宛若坠落的星星。

母亲这时已走到门前的菜地看南瓜了,她朝我招手:“今年长了板栗南瓜,小小的,吃一顿刚好。”“哦,那个小南瓜还可以放口袋里呢!”我边走,边惦记布袋。“是啊!到时候,我换个大的布袋,多摘点,分给邻居们吃吃。”母亲的眸子闪着喜色。

母亲心善,凡是她认准的东西,喜欢送给左邻右舍。村里的叔伯婶姨们也经常来“取经”,估计不多久,就有人来讨教板栗南瓜的种法了。也许,当他们看到母亲身上可爱的布袋,也会效仿一二。嘿!到那时,母亲肯定要极力改进,做出最漂亮别致的布袋。

母亲牌布袋,装着童年快乐的布袋,是我们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面。可是眼前的老人生活却没有我想象的精彩,母亲肯定也做不到那般浪漫,我只能在心底期盼,老人都能健康快乐。

我骑着车,在他乡的小路上穿梭,经过小桥时看流水,路过沧海时看桑田,路到尽头要转弯,偶尔放下脚步,听一听鸟儿歌唱,还有那小狗汪汪……我想用心留住那每一分精彩,让自己的人生充实起来,不会再觉得无奈。

我其实不喜欢每一个下雨的日子,可能心不再年轻,也不再觉得浪漫。雨衣把我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,雨水顺着头盔的面罩下滑,模糊了视线,我不得不抬起面罩,任由风吹雨打。生活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,也不用怨天尤人。父亲说过一句话:男儿生在天地间,所有的事情自己扛,不要指望别人来帮忙。父亲的话一直激励着我,我每一次跌倒,都会慢慢爬起来,继续前进,为了肩上的责任和义务而努力。

夜深人静,我偶尔看看星空,想寻找那颗最亮的星星,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:人死了,就变成了星星。我想看看父亲是哪一颗星,想和您说说心里话,也想常回家看看,我多想有一双翅膀,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,看看远处的忧伤,看看欣喜的目光,看看白发苍苍……心变得惆怅,眉头紧锁,望向北方。



看懂一朵花

张彦英

那是紫叶李。前天,我来看它,安静着,并没有马上要开出一朵花的意思,连一个小花苞都没有长出来。可是今天再来看,竟是繁花一树,满面粉妆了。瞧吧,几乎一半是花,一半是花苞,其间还有一些发红的嫩芽嫩叶,皆是小小的。一条枝上有若干簇,一簇上面有若干朵,谁也不挤谁,各就其位,各得其所,委实乖巧可爱。

盯住一朵绽开的花看,仔仔细细地看,五个瓣,像五个撕出来的大小均等的白纸片,各个有褶皱,围成一个小圆圈,呵护着中间的细如发丝的花蕊。花蕊的根部是红,顶部是黄,加上周边花瓣的白,三个颜色相得益彰,无可挑剔。

要怎样才能看懂一朵花?比如它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才得以钻出紫叶李那坚硬的身体?又是如何给自己选了一身好看的衣裳?一朵花和另一朵花有过怎样的沟通?是否商量过什么?比如谁先开,谁后开……

轻轻地吹气,对着那朵花,好似有风来与它说话。风一定懂花,花在风里总是有节制地晃动着身体,大概就是一种交流或表达。哦,无论如何,我看不懂花的表达。我想说,你太美了,是独一无二的,是相对短暂的,是神秘的,又是从容的。我的表达恐怕花也不会懂。所以我们看花,只不过愉悦了自己,一朵花,两朵花……在花的世界里,它们有各自的悲喜和秘密。

据网络上说紫叶李的花语是积极向上、幸福,它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寄托,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鼓励,代表着生活中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们。这真的是很好的寓意,得到这个寓意的人必定是读懂花的人,必定是读懂紫叶李的人。元稹是懂桃花的,故云“春风助肠断,吹落白衣裳”;苏轼是懂海棠花的,故云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;李清照是懂桂花花的,故云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”……

那么,我该怎么做才能看懂一朵花呢?站在紫叶李一树花下,看着,想着,听着,闻着,那一大段时间轻盈得仿佛鸟儿在飞翔,鱼儿在闲游。好吧,花虽不懂我,我却懂我,这样想着似乎离懂花又近了一步。



在春天的枝头眺望

黄廷付

